



那年代 那岁月

上

尧 鑫◎著

冲动的青春

青春小说

青春唯美范——读完本书，你将发现，你的大学，要用一辈子去忘记。
无论岁月如何更迭，世事怎样变迁，
你的心中，始终念念不忘那些灿烂如花的大学时光。

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

那年代 那岁月。 ①

尧 鑫◎著



冲动的青春

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那年代 那岁月: 全二册/尧鑫 著. —北京: 中国华侨出版社, 2012. 7
(冲动的青春)

ISBN 978 - 7 - 5113 - 2681 - 2

I. ①那… II. ①尧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162316 号

冲动的青春——那年代 那岁月

著 者/尧鑫

出 版 人/方鸣

责任编辑/王亚丹

封面设计/博凯设计·梁宇

经 销/新华书店

开 本/165mm × 230mm 1/16 印张/21 字数/275 千字

印 刷/北京兴星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/2012 年 10 月第 1 版 201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/ISBN 978 - 7 - 5113 - 2681 - 2

定 价/42.00 元 (全二册)

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 26 号通成大厦 3 层 邮编: 100028

法律顾问: 陈鹰律师事务所

发行部: (010) 64443051 传真: (010) 64439708

网 址: www.oveaschin.com

E-mail: oveaschin@sina.com

如果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引言

此爱,经年。

偶尔回头,看看走过的路,你会发现,有时可以看到自己清晰的脚印,更多的时候,你会愕然于那些路竟丝毫没有自己的踪迹。泥泞的小路上记载着你的足迹,平坦的大道上,却是一丝寻旅的线索都找不到。人生路亦是如此,往往痛彻心扉的经历让你刻骨铭心,而那些寻常的过往,已被遗忘成时光的尘埃,散落、消逝。

我们可以用一分钟的时间去认识一个人,用一小时的时间去喜欢一个人,用一天的时间去爱上一个人,到最后呢,却要用一辈子的时间去忘记一个人。而这个人,是谁呢?只有你自己知道。

有人说,想念的时候,眼泪快要流下来的时候,那就赶快抬头看看,这片自始至终属于我们的天空。

是的,不妨看看,天依旧是那么地广阔,云依旧是那么地闲淡。既然如此,那就不应该哭,因为你的世界,并没有因此而丧失。

圆满的爱情是相似的,不幸的爱情各有各的苦难史。每个人都有年少青春、懵懂不经事的时候。我想把我所经历过的或我所见过的、听过的告诉大家,让大家从中得到些许新的感悟,可以是有关爱情,也可以是有关青春、有关幸福。然而,我的脑海中,这些记忆随着时光的流逝,正以我无法想象的速度与空气结合,企图离开我的记忆库,所以,我把这些记忆记下……

那
年
代
那
岁
月

目 录

引 言	1
第一章 回 忆	1
第二章 喜 欢	12
第三章 遭 遇	20
第四章 遇 见	30
第五章 中 秋	39
第六章 长 假	49
第七章 意 外	57
第八章 疗 伤	69
第九章 争 论	81
第十章 丽 江	89
第十一章 邂 逅	100
第十二章 心 思	110
第十三章 再 遇	117
第十四章 巧 合	128
第十五章 心 结	136
第十六章 结 拜	150
第十七章 兑 换	161
第十八章 期 末	174
第十九章 想 念	186

第二十章 车 祸	193
第二十一章 爱 情	200
第二十二章 痛 苦	212
第二十三章 专 辑	222
第二十四章 戏 剧	234
第二十五章 故 事	241
第二十六章 告 白	250
第二十七章 专 场	257
第二十八章 决 绝	267
第二十九章 平 静	276
第三十章 噩 耗	289
第三十一章 支 教	298
第三十二章 十 年	311
尾声:幸福的距离	320

第一章 回忆

深夜，雷声轰隆。周心妍被雷声惊醒，无法再次入睡。她缓缓坐起，伸出手，想抓住什么，可是，握紧，空荡荡的手心。无奈，她下床，赤着双脚走向窗边。

窗外，雨点夹杂着雷声，仿佛咆哮的海洋。黑暗的房间，看上去有如深潭，她双手紧抱，立在窗前。硕大的雨点肆意地敲打着玻璃，似乎在企图敲开这间房间的女主人的心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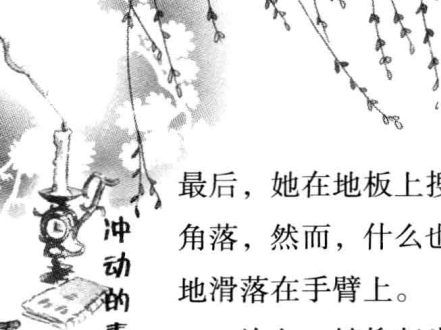
少女时代渐渐走远，如今的周心妍已经是一名成熟的学者、专栏作家，并参与了无数次时尚活动的策划。那些纯洁美丽的过往早已迅速地驰向岁月的彼岸，无法触摸只能遥望。

时光变得绵密细柔，站在此岸遥望年少，连一个呼吸都是绵远的感觉。曾经舒展如花开的心，亦在时光的流逝中悄悄缩成一枚坚硬的核桃。兴许，唯是如此，才不会疼。

周心妍突然很想看那封写给自己，亦是写给哥哥的信。她想知道，想看看自己，十年后重读，是否还会心疼。她开了灯，仔细寻找，打开木箱，这里珍藏着少女时代自己的日记本与朋友的信笺，却唯独不见那个信封。她心底一沉：完了，兴许在多次的搬家后遗失了。

周心妍把客房、卧房、书房统统翻找了一遍，但是，没有找到。

那年代
那岁月
(上)



最后，她在地板上搜寻沙发和柜子间的空隙，还有那些漆黑逼仄的角落，然而，什么也没有。她坐在地板上，低垂着头，一滴泪软软地滑落在手臂上。

许久，她仰起头，深呼吸，自语道：“说不定哪天，会自己冒出来的。”

书桌前，开了台灯，她写下了文字：

我不断告诉自己，要坚持，要一直坚强，习惯一个人的世界吧。可是，我没有那种力量，想忘，终不能忘。心底最柔软的部分还是会被触动，尤其是在这般落雨的夜晚，大雨持续地敲着我的心门，心顽强地抵挡着。然而，寂寞似乎也唱起了歌，歌声疯狂地在内心蔓延。今夜，这漫野的天黑，就像是明天不会再次天亮似的。

人生若只如初见，何事西风悲画扇？

等闲变却故人心，却道故人心易变。

从古至今，最美的爱情，也许就是求不得吧。哥哥，如果要我选择，我希望我们不要相识，因为，相识而不能相守，是这世界上最痛苦的无奈。对你的爱，好像很远了，很久远很久远，可是它还是那么真实地存在着。

我总是企图想象，想象我们偶遇的情景，可是总是无法想象，为什么会这样？

每一段回忆都像一根生满锈的钢针，一点一点地扎进心里，刺向我内心最柔软的部分。我以为不会疼，其实，那些已经锈蚀的部分跌落在心间，就像沙砾钻进了蚌壳，好疼好疼，疼得以致于麻木，疼到成为了习惯，还把它当做了幸福的一部分，将它化作生命里璀璨的珍珠。

心底有个声音在低声问：“为什么，你总是不快乐？”哥哥，你说你希望我快乐，我也希望自己快乐。可是，快乐，不是希望就可以得到的。如果快乐能由得人选择，谁不会去选择快乐呢？

只是，若是它能任人选择，没有了悲伤，快乐也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。正如人们常说，事物都是相对应而生的，否则存在也便成了虚无。

现在的你记得我么？

现在的你忘记我了么？

现在的你还记得妹妹么？

现在的你大概已经忘却那个叫心妍的女孩了。

周心妍写完，却始终无法入眠。

雨，渐渐小了。窗外的路灯渐渐显出了应有的光辉，在雨中氤氲成光圈，似回忆幻化的年轮，寂静的夜，一排年轮恍惚间形成了时光隧道。

走进隧道，熟悉的楼道，熟悉的笑声，熟悉的“卧谈会”，周心妍轻轻推开面前的门……

这是J大文学院大三女生432宿舍晚上十一点准时召开的“卧谈会”。

心妍问：“今年大一新生怎么还没来报到啊？”

素素说：“你不知道，前两天我和老大去看了，13号和14号宿舍楼还没收工呢。听说还得等半个来月。要是现在报到，新生住哪去？”

“原来是这样啊。那得等什么时候啊？”心妍恍然大悟。

苏白说：“听我妈说，他们单位同事的女儿也考上我们学校了，好像是18号才开学。”

如苹说：“学校刚建新校区时资金充足，各方面建设及时，我们作为第一批进驻新校区的，当然可以按时报到注册，后来资金跟不上，只能等着拨款啊，工程自然也没法施行，拖到现在当然不能按时开学了啊。听说，咱学校现在欠银行好几个亿呢！”





苏白嚷道：“那算什么，我听说北方的G大欠了二十多个亿！最可笑的在于建了个号称亚洲最大的校门，结果连图书馆都没建好！”

心妍不满地说：“这也太夸张了。虽说在国家政策影响下，大学现在逐年扩招，建新校区无可厚非，但只顾着粉饰门面，丢弃了大学该具备的设施，反而显得庸俗可笑！大学之道，不在于楼高面积大。”

“老四说得对，现在高校扩建成风，好像建了个新校区就能上个档次似的。不过，还真别说，咱学校13和14号学生宿舍还真建得和美国国会大厦似的，哪像学生宿舍哦？”听了素娅的话，大家直摇头。

“切，G大原来排名前十，现在都被踢到快二十了。我有个高中同学在那学医科，都郁闷的，说赶明儿考浙大的研究生去。”苏白撇撇嘴，说，“嗨，不提了，与咱何干？说些别的吧！”

如莘听了，笑着接道：“你又有什么花边新闻了？”

苏白叹了口气：“唉，真是知我者莫若老大啊！知道不？隔壁的小英又换男朋友了，是暑假留校的时候认识的，听说这个条件比上个更好，那男的正在考托福，她还打算跟人家一起出国呢。看看，现在才刚第三个年头，她都谈了五个了。再想想本大小姐，都快在这发霉了！这么大一个学校居然还没找到个中意的白马王子，可悲可叹，都怪这破文学院，整个一阴盛阳衰！”

老二素娅颇有过来人的口吻，说道：“唉，甭提了，恋爱哪，也就那么回事儿，没什么好的，吵吵闹闹，不是伤害别人，就是让自己难过。听说过流行的一句话吗？‘毕业后我们一起失恋！’瞅瞅，大学谈恋爱的有几个能走到最后的？”

心妍凑了几句：“看个人的想法吧，谈和不谈，各有利弊。我个人觉得，趁年轻还是多学点东西吧，等年纪大些了，心思也多了，考虑的事情也多，到时候想学也静不下心、跟不上拍。不过，素素

你不是正谈着吗？怎么了？跟你的那个他有矛盾了？”

苏白不等素娅回答，插嘴道：“我说老二，你已经谈了，所以啊，你是站着说话不腰疼！小四你还小着呢，现在谈是挺早的。不过话说回来，比你早谈恋爱的多得是，你这岁数，恋爱过的也多着呢吧？搁前卫一点的，早就偷食禁果了。我就纳闷了，你妈怎么让你那么早读书？都读大三了，才十八岁！太夸张了吧。还有啊，是你眼光太高好不？咱们文学院甚至整个学校，有几个人不知道你小才女的大名，都等着你抛绣球呢。唉，不提你了。老大，你呢，就是一封建代表人物，对你，我只能表示无语了，您也这么大了，也该考虑考虑了。我们是生活在二十一世纪，现代社会，不是那露出一雪白胳膊都要被指责有败风俗的封建社会。”

苏白的一番话像是连发的炮弹，把三个人都结结实实地“炮轰”了个遍，充分发挥了她那“刀子嘴”的威力。实在是因为姐妹们都了解她的性格，要换别人，早跟她苏白急了。

苏白的“刀子嘴”这个外号如何得来，还得追溯到大一。这名号是那次公共课——思想道德修养课上，苏白前排的男生给封的。

事情经过是这样的。

那是个冬日的晌午，饱受了讲台上那戴眼镜的“聪明绝顶”老先生半节课的摧残后，苏白终于撑不住了，趴在课桌上睡着她的“美容觉”。冬日的阳光显得特别温情，轻洒在苏白微翘着嘴角颇为妩媚的脸上。苏白就这么迷迷糊糊似睡非睡地享受着温暖的“阳光浴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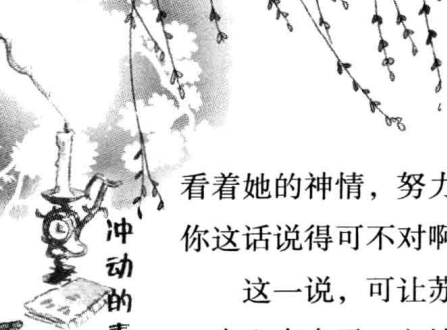
不知道过了多久，苏白突然觉得似乎有一丝凉意，抬眼一看，原来是前面的男生不经意把阳光挡住了。

苏白懒懒地伸手拍了拍男生的后背，慵懒地说：“喂，同学，你挡住我的阳光了。”男生本在认真记笔记，被她拍了拍，觉得惊讶，

那年代
那岁月

（上）





看着她的神情，努力听清楚了她的话之后，笑了起来，说：“同学，你这话说得可不对啊，阳光什么时候成你的了？”

这一说，可让苏白犟劲儿犯起来了。只见，苏白同学“扑”的一声坐直身子，义愤填膺地说：“这阳光起先就跑我这儿来的当然是我的了，你一大老爷们跟我一小姑娘争什么阳光啊，亏你还在上思想道德修养课呢，瞧你那抄笔记的认真劲儿，有屁用啊？告诉你，我可是祖国正在怒放的花朵，正是需要阳光雨露滋润的时候，你最好给我让开点，说不定我脸上哪块地儿因为缺少灿烂阳光的抚慰而略显苍白，我管你要保养费啊。”

这一通说，把苏白周围的同学一个个逗得差点笑趴到座位底下，当然，被说的对象——前面的男生除外。瞅瞅，那么大一小伙儿，被苏白说得一愣一愣的，都不知道该怎么开口辩解了。

然而，苏白这一连串的即兴激情发挥，把讲桌前正津津有味讲课的老教授给“激动”了，确切地说是把他给激怒了。只听教授发话了：“哎，那边的同学，在干吗呢？”

苏白“刷”地站了起来，那个反应速度之快真是令人叹为观止啊。她的回答更让人大跌眼镜，只见她一脸委屈，无比哀怨地说：“老师，这位男同学抢我的东西，他根本就没把您放在眼里，表面上装着在听您的思想道德修养课，下边却干着有违道德的事儿，简直是拿着父母的钱来这造孽啊。”那楚楚可怜的样儿，颇能和弱柳扶风的林妹妹PK一番。

男生要站起来辩解。苏白忙把他按住，压低声说：“甭狡辩，你本来就抢了我的阳光。难不成你想让我在全班面前出糗？被那老头赶出教室？”

苏白说这话的时候，坐在上边的老先生明显慢了一拍，没跟上苏白楚楚可怜时回答的节奏，正在脑子里“回味”一遍这女生刚才都说了些什么，自然没注意到他俩现在的举动。

等到老先生想明白了苏白说的是怎么回事，他激愤地叫了起来：“那位男同学，你怎么可以这样，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抢女同学的东西，岂有此理！”接着，老先生就走下讲台往这边来了。

苏白看到老先生的表现，急了，忙说：“哎哎，老师啊，他刚才只是跟我借红笔划重点来着，结果我以为他抢我笔，我刚给您告状的时候，他塞回来给我了，喏，您看，就这支笔。”说着，她赶紧从桌上顺手拿了支红笔递给老先生看。

老先生眯着老花眼瞅了瞅，点了点头，恍然大悟，说：“哦，是误会啊。不过，这位同学，跟女同学借笔要说请借支笔给我，说都不说就从人手里抢，像话吗？下次断不可再这样了。”

男生一脸的无奈和无辜，说：“老师，我知道了。”“嗯，孺子可教！”说完，老先生踱着方步回到讲台继续讲他的课去了。

俩人一齐乖乖地坐下上课，谁也再没答理谁，那男生识趣地给她让开了阳光的播洒道路。

直到下课，男生临走时，放了张小纸条在苏白桌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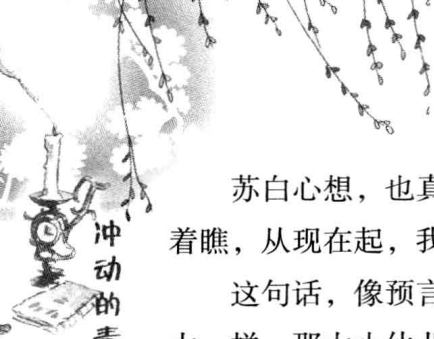
苏白打开一看，上书：“同学，你可真是刀子嘴，厉害起来，可以杀人的。”没把苏白气绝，当场要追上去和他理论，还好被如莘她们拉住。

大家都劝，这话说来啊，横竖其实都是你苏白没理，人家又不是雕塑，上课总不能一个姿势坐到底吧？动动身子活动下筋骨是应该的，挡住了你一点阳光，你就这么把人一通说，还招来老师让人在大众面前丢脸，人家半句没顶你，憋屈到下课，才写了这么几个字给你，至于再跟人在大道上理论么？让别人看到不丢脸啊。

苏白被大家这么一劝，也就不再去追了，说：“得，我不去了。”她转念一想，说，咦，奇了怪了，不带这样的啊，你们都胳膊肘儿往外拐帮别人说话？

如莘正经说道，你要是有理，我们会往外拐？





苏白心想，也真是没理儿，就忿忿地在心里说了句，小子，等着瞧，从现在起，我跟你缠上了。

这句话，像预言般，还真灵验了，不过，跟苏白当时想的可不太一样。那大小伙儿真跟她缠上了，追了她整三年。两人关系至今却仍是处于暧昧状态，准确地说，是那种超乎朋友、恋人未满的状态。

不过，以苏白的人缘来看，她似乎和很多男生都存在暧昧关系。但苏白从来只是把那帮人当哥们儿，至于那些男生里边有多少人把她当哥们儿，又有多少人真把她当女人，谁也不知道。但有一个人可以很肯定地说，是把她当女人看的，那就是张勤，就是这位跟苏白“不争阳光不相识”的大小伙儿。这“大小伙儿”是苏白后来叫的。

这个苏白啊，用如莘的话说叫没个正形儿，不正经起来，没谁的名字在她的嘴里吐出来是像样的。比如她叫如莘“大苹果儿”，素娅“二娅子”（二哑子），心妍则成了“小心眼儿”。

这晚是432的 girls 们新学年的第一个重聚之夜。

苏白的话让如莘郁闷了，如莘顶了句：“哎，我说，老三，你这么想谈，大家帮忙给介绍介绍就是了。”

这下好了，矛头转向了苏白。

心妍也说：“嘿嘿，你们这么一说，我会留意的。你们俩不也有挺多同学吗？都给苏白留意一下，知根知底不是更好么？还有啊，阿苏，你又不是缺人追，是你自己标准太高好吧。非要那什么有才有貌、外加有钱有性格有柔情。你自己想想，上哪儿找你那自定义的‘五有’新人啊？对了，那个张勤不就挺好的吗？”

素娅帮衬道：“是啊，你也真是的，看看人家张勤，从第一次正面交锋到现在，这可第三个年头了，你对人就半点意思没有？”

说到这儿，苏白瞪圆了眼。“我跟他，哪儿跟哪儿啊，我俩性格完全不搭界，他那好学生样儿，整个一模范生。你们也不想想，他爸是纪检委委员，妈是省妇联的副主席，我要是进他家门，过的肯定是‘双规’般的惨淡生活，我可不想当贤妻良母。不过，这家伙好像和我混熟了，说起话来也没以前那么正经了。”

“呵呵。阿苏，你也不想想，跟你混在一起，也能正儿八经起来？”素娅玩笑着说。

苏白白了素娅一眼，转念一想，这黑灯瞎火的也没谁看得见，不是白费表情么？就抽起枕头往素娅那儿扔去，说：“哎，二哑子，不带你这么损人的啊！你不说话，没人当你哑巴！”素娅被她这么一说，哪肯罢休，又把枕头扔了回去……

四姐妹笑闹成了一团，中文女生互相扯皮的景象可真是热闹非凡。

渐渐地，四姐妹都起了睡意。老大如苹打了个哈欠，看了看手机上的时间，说：“哎，各位，快十二点了，该睡觉啦，嘴皮子都快给唠嗑干了！”其他三位也都附和：“嗯，该睡了。”

静寂的夜晚，因为天气闷热，窗帘也没拉上，月光如水般从窗外洒进来，照亮了小半个房间。心妍听着远处池塘传来的此起彼伏的蛙声，越发感觉到夜的深沉与宁静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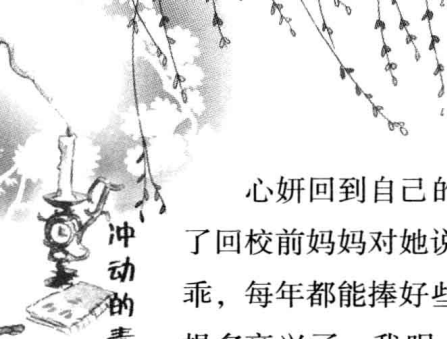
另一边，同向铺位的素娅不时翻身。心妍想她肯定也没睡着，于是爬到素娅身边，摇了摇她的肩，轻声问：“睡不着？”

素娅轻轻应道：“嗯，有点心烦。”

“唔？怎么了？”

“不说了，太晚了，还是早点睡觉吧！明天还要报到、领书，事情多着呢。”随后，从老大的铺位传来了轻微的鼾声，两个女孩相互看了一眼，捂嘴偷笑。





心妍回到自己的床铺，却怎么都睡不着。她想到了妈妈，想到了回校前妈妈对她说的话：“小妍啊，妈呢，别的不担心，我知道你乖，每年都能捧好些证书回来，妈妈有个这么优秀的女儿，心里别提多高兴了。我呢，还是那句话，别恋爱，我最担心的就是这个。你还小，才十八岁，知道吗？”

她不耐烦地应道：“好啦好啦，每次回校都要提这个事，从上大学开始你就念叨，我不是答应过你的吗？耳朵都要生茧子喽。不相信我啊！我知道，听妈妈的话，坚决不谈恋爱，学习至上！您也知道，我都十八了，已经是成年人了，这些分寸我会把握的。”

母亲放心地笑了：“你这丫头啊，嫌妈烦了啊？你这年纪，刚好是感情容易萌动的时候，但又是青春的懵懂期，所以我才时常提醒你，妈是怕你受到伤害！”

心妍拍着胸脯笑着说：“妈妈，您就放千万个心吧，要相信女儿嘛！女儿志向远大着呢，儿女私情，坚决不想！”

她又想到妈妈送她进车站时说的话：“妍儿，瞧瞧你这个头啊，大学就没怎么长高。记得，要多运动，不要总是学习，学习好固然重要，可你啊，个头也该长长了，还有，要多吃饭啊，每次回家来都见你瘦兮兮的，可怜见的。”心妍确实不高，只有一米五九，不过，在南方，这种高度已经足够，而她又偏瘦些，所以总让人感觉这是个需要保护的小女孩。

心妍吐了吐舌头，挺直了腰杆跟母亲比了下，说：“唔，还不是遗传你的啊？瞧，还比你高那么点，已经是优势发展了。不过，我答应你，多多运动！这学期呢，我打篮球去，看能不能创造个奇迹，要是再长不高我也没法了！”说完，满脸无奈的样子，耸了耸肩。在妈妈面前，心妍就是个调皮、活泼的小女孩。

妈妈用手指点了点她的额头，“你这丫头啊！也是，怎么就没遗传到你爸爸呢？他……”说着，妈妈像是倏地想起了什么，沉默了。

心妍看了看妈妈，心里泛起一阵酸楚。她知道妈妈的心思。

要进站了，心妍提了行李慢慢在前面走着，妈妈跟在后边。她突然有种冲动，转头抛给妈妈一句话：“妈妈，你一定要幸福！”然后，她跑进了车站。

想到这些情景，心妍在心里对自己说：“妈妈，你幸福吗？女儿能做到的只能是尽量让你为女儿骄傲，让你因为女儿而幸福。但是，此幸福和彼幸福相同吗？你还是忘不了那个人。”

她的心里又生出了恨意，是的，她恨那个自称是她“爸爸”的人。

看似活泼开朗的心妍，很少在室友面前提起父亲，在她的内心，“父亲”这个词离她越来越远了。

此夜，看来无眠。